

珍藏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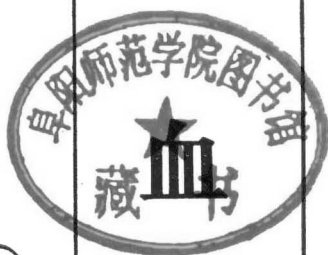
血 烟 劫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（之五十五）



烟劫

（台湾）柳残阳 著

血 烟 劫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张继全

封面设计 静 彦

血 烟 劫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625 印张 8 插页 350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—80605—519—3/I·449

(上、下两册)定价:26.80 元

任霜白垂眉低目，仅以两掌电掣般的掠动来截迎敌人的攻势，于是，紧密不绝的“叭”“叭”之声接连入耳，柴化一轮急扑，只落了个徒劳无功。

老柴大概是气疯了，他居然不曾想到，这一轮狠攻未收丝毫实效，犹在敌方采取守势的情形之下，如果任霜白攻守兼施，他还有什么幸理？就因为没有想到这一层，柴化一退之后再次跃扑，两腿盘错飞舞，又展开第二波攻势。

任霜白有点烦了，他身形猝然摇摆，穿过层叠腿影，左腕骤翻捞住了柴化一腿，而右掌斜竖如刀，暴切急落，“咔嚓”声起，姓柴的一条右腿已经自膝盖以下，生生折断！

敞厅中的人们，但觉眼前一花，老教头的一条腿已到了人家手上，尚未及眨动眼皮，老教头业已捧着那条腿单脚蹦跳起来，而且，叫得有若鬼哭狼嚎。

腿骨是断了，可是还连着筋络，包在皮肉之内，外面看去只不过软塌塌的垂晃在那里，光景不算怎么惨怖，但断了骨头的柴化罪就受大了，那种锥心彻脾的痛法，简直能要他的老命。

两名汉子急忙上来左右搀扶住柴化，其中一个面生麻点的仁兄上下打量，看不出什么明显的伤口，忍不住脱口问道：

“柴头儿，不见血不见伤，怎的就痛成这付样子？”

柴化满头大汗，面色虚青，喘息吁吁中兜头给了那麻脸仁兄一个嘴巴子：

“没血没伤？我操你亲娘，腿都断了，还怎么样才叫

伤?!”

挨打的这一位闷嚟不敢吭声，悻悻然的表情却不可掩隐的摆在脸上。

柴化冲着任霜白口沫四溅的吼叫：

“算你狠，我柴化这条腿的帐便记在你头上，不出一时三刻，我他娘要连本带利跟你结算!”

任霜白道：

“柴头儿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别说我没警告过你，你该明白，我已经对你很宽容了，方才那一掌，我何尝不能朝你的脖颈切下?”

柴化一张宽阔脸膛又复胀得有如一块猪肝，他鼻孔翕合急速，双眼斜吊：

“放你娘的屁，我是块木头?任得你想怎么切就怎么切?休想来这套顺水人情，我姓柴的不受!”

接着，他大喝道：

“聂松、聂松!”

一名虎背熊腰的大汉迅速从围立的人丛中闪出，快步趋前：

“头儿，我在这里……”

柴化喘着气道：

“娘的，你们都成呆鸟了?有没有派人去知会大少爷?”

那聂松忙道：

“就在头儿动手的辰光，我已嘱人飞报大少爷去了，大少爷约摸立时即到。”

瞪起眼睛，柴化怒道：

“为什么拣在我动手的时节便去通报？”

干咳几声，聂松呐呐的道：

“因为，呃，回头儿的话，因为我发觉情况不怎么妙，头儿好像有点罩不住的架势，为了头儿安危，我，我便只有自作主张了……”

柴化又是窘迫、又是气恼的道：

“偏你聪明，独叫你看出来我要败仗？莫不成老子脸上带着霉气？”

聂松畏怯的道：

“头儿，我可是一片好意……”

柴化骂道：

“好意叫狗吃了，兔崽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！”

敞厅之外，一群人簇拥着一个年轻后生跨槛而入，那年轻后生大概二十出头的年纪，身材比一般稍高，白净面皮，五官端正，除了一双眼睛有些水盈盈的桃花波彩之外，整个貌相看起来还颇堂皇。

紧随在年轻人左右的，是两个十分突出的角色，右边的一个五短身形，独有一双手臂长可垂膝，圆圆的脑袋按在粗不见颈的双肩中间，似乎连转动都难；左侧的那位又瘦又小，风干橘皮般的面孔满布皱折，好比久经日晒霜打的一团布絮，泛着黑乌乌的阴晦；两个人寸步不离的跟在年轻人身边，倒有点哼哈二将的味道。

柴化一见年轻人，连连示意搀扶着自己的伙计架他上前，仅这架向前面的几步路，他的伤势仿若越发重了，重得几乎站都站不稳了。

年轻人急忙迎上，迭声喊道：

“柴头儿，柴头儿，是什么人把你伤成这样？”

柴化喘了一声，两眼半睁半合，有气无力的道：

“大少爷，是我柴化无能，护场无功，被那姓任的杂碎断了一条腿……”

年轻人一看柴化软塌晃荡的那条右腿，不由竖眉轩目，语带痛惜的道：

“太过份了，扰场掀台就扰场掀台吧，也犯不着伤人至此，柴头儿，你且好生将歇，一切自有我来作主，那闹事的人呢？人在哪里？”

不等有人指认，任霜白自己开口道：

“来的可是崔颂德的儿子崔云？”

这年轻人当然就是崔云；他盯着任霜白，一个字一个字的道：

“伤柴化的人，就是你？”

任霜白轻描淡写的道：

“不止柴化，另外还有一伤两死，崔云。”

眼皮子跳了跳，崔云大声道：

“你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任霜白道：

“为了跟你老子的一桩恩怨，或者说仇恨更来得恰当，

砸场伤人，正宜引蛇出洞，一时引不出老蛇，先引出你这条小蛇也好，打了小的，不怕老的不出来！”

崔云缓缓的道：

“你跟我爹，有什么过节？”

任霜白道：

“那是我与他的事，崔云，你解决不了，最好你把崔颂德请出来和我面对。”

冷冷一笑，崔云道：

“常言道，父债子偿，无论你同我爹之间有什么恩怨，在你与他面对之前，也得先过了我这一关才行，我爹的事，就算我的事！”

任霜白形色凛冽：

“崔云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不是我的对象，最好不要替人受过，我和你老子的一本帐，只有我们自己才算得清，你可别逼我伤你！”

站在崔云右边的那位短脖子仁兄忽然插嘴进来：

“朋友，你方才不是说，打了小的，不怕老的不出来么？一点不错，如今小的正在前面，你为什么不试试？”

任霜白生硬的道：

“阁下何人？”

短脖子仁兄呵呵笑道：

“徐昇，双人徐，日升昇；道上同源惯称我为‘通天臂’，一向江湖浪荡，现下跟在崔少爷身边吃碗闲饭。”

这“通天臂”徐昇，任霜白却不曾听说，但并不因不

知此人，他就起了轻忽之心，任霜白知道，武林中卧虎藏龙，能人辈出，他未尝耳闻其技，高超不凡者所在多有，名声并非绝对的依据。

那徐昇又在拿话相激：

“怎么着？朋友，不是要与崔老爷子照面么？这一关不过，你只怕和崔老爷子见不上面，而且，你也休想竖着离开‘金鸿运’。”

任霜白道：

“徐昇，你在向我挑衅？”

徐昇脸色一沉，狠酷的道：

“好叫你得知，这不是挑衅，这是尽我的责任；开场子赌输赢，凭的是本钱，随的是客人自愿，你以为要砸就砸，要掀就掀？朋友，做了什么事便该有担当，由不得那多自己高兴！”

任霜白道：

“原来，你也是护场的保镖一流……”

徐昇道：

“我是端闲饭，多少也得管点闲事。”

这时，崔云接口道：

“昇叔，小事情，用不着你亲自出马吧？”

又瘦又小的那位橘皮面孔扯开有如锈刀刮锅底的嗓门，沙着音调道：

“大少说的正是，老徐，你算压轴，且容我先来试手，我若不行，你再上，免得万一不顺当，反而挫了我们的锐

气!”

徐昇带点矜持的笑笑：

“别把我高抬了，老蔡，这小子深藏不露，只怕不易相与，你我不管谁先上场，都莫轻估了他，他有胆量砸场，便必有几分仰仗!”

橘皮面孔嘎声笑道：

“我‘鬼影子’蔡英不是血气方刚的少壮，亦非初出道的雏儿，没那些大马金刀的架势，嘿嘿，我省得，他娘小心驶得万年船哪!”

崔云适时跟上一句：

“英叔，多留点神!”

蔡英点头道：

“错不了，大少。”

听着越众而出的脚步声，任霜白的眼睛紧随移转，那脚步声非常轻微，任霜白却了解，它可以更轻微，轻微到近乎不闻声息的程度。

相距三步，蔡英站定了，倒是先礼后兵的朝着任霜白拱拱手：

“老夫蔡英，朋友你赐个名号吧，莫待日后提起，还不知向什么高人奇士领教过。”

任霜白道：

“我叫任霜白。”

蔡英无动于衷的道：

“任霜白，嗯，好名字，挺有点诗意。”

顿了顿，他又道：

“看样子，我痴长你几岁，便托个大，让你一步，任朋友，由你亮家伙先攻！”

任霜白道：

“无须承让，蔡英，你自己多加保重就好。”

呆了一下，蔡英勃然大怒：

“什么东西，居然如此骄狂？你这是在冲着我蔡某说话?!”

任霜白硬绷绷的道：

“正是冲着你，蔡英。”

脸孔上垂叠的皱纹波浪似的涌动起来，一双小眼里凶光盈射，蔡英只一抬步，人已到了任霜白跟前，他左手倏伸，五指箕张如爪，猛扣任霜白咽喉。

这一招虚实互套，可真可假，属于试探性质，任霜白是心中有数，他断定杀招乃在后面，因而只顺势仰头斜身，并无其他反应。

蔡英身形一晃，竟难以思议的滑至任霜白背后，右手翻处，一只尺半余长，尖端两侧尚嵌铸着两枚弯曲倒勾的钢锥已握在掌中，锥体一现，同时刺戮任霜白背椎部位的六处要害。

这只钢锥，有个名堂，称做“肉刺”，因为它一时刺入人体之内，在拔锥出来的时候，藉着锥尖两侧嵌铸的两枚细小弯勾主力，必然连带扯出一团要比刺入伤口大上许多的血肉来，造成敌体更大的伤害，直同剜肉剔骨的利器无

异！

任霜白看不见那两枚细微的倒勾，但由钢锥破空之际气流的震动里，他感应得出空气的划分不是那么单一贯透，还带着刮岔的波颤，这证明敌方的武器上附连着勾刺一类的物件，而无论是什么样的附件，绝对都具有杀伤的作用，他清不清楚形状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切勿使沾身。

锥尖指向背脊左近的六处要害，其实只在它掠闪之间，这掠闪的范围包含了任霜白整个背后，它可以随情势的演变挑拣合宜的角度在合宜的时机下手。

当然任霜白不会给予对方这个合宜的角度及时机，他双袖飞抖，人向厅顶陡然拔起，凌空倒翻，以一个怪异的起落直泄敞厅门口。

蔡英大回身，去势如电，似乎甫始腾挪，人已拦截于前，同时大声叱喝：

“哪里走？！”

姓蔡的动作，全在任霜白预料之中，他希望的就是如此反应，于是，匹练似的刀芒挟着耀眼的赤焰寒彩突兀倒卷，锋刃裂气之声直贯耳膜。

这一刀来得好快，不但快，更且来得奇诡无比，仿若从虚渺中忽然凝形，由九天或九幽间蓦而聚映，刀势毫无空隙，光与刃浑结一体。

蔡英怪叫一声，四肢紧缩，球一样朝斜里弹出，身躯随即舒展，有如一抹幻影，眨眼下又摸到任霜白后面——真他娘像条阴魂不散的鬼影！

除非有极高的功力，否则，在恁般隼利的刀法下不但能够及时躲避，尤能连成一气，立即反攻，乃属不可思议的事！

任霜白似也略觉意外，他往前俯抢五尺，人便幻化为七条各自跃走的身影，七溜刀华穿织卷射，用“七魔撒网”来网罩蔡英了。

钢锥只才刺了出去，蔡英犹未确定反击的目标位置，人家的“七魔撒网”已凭空反罩过来，光电眩目之下，锐风着肌如割，他马上明白情况不妙，不宜力敌，随着芒锋的边沿，他急翻快滚，钻扑窜走，极尽闪躲腾挪之能，居然就吃他生生避过了这一招！

不过，逃出刀网的蔡英亦相当狼狈，待他站稳脚步，人已闹得灰头土脸，呼吸急促到差点连肺都挤炸了。

任霜白没有乘机追杀，他要看看，对方在经过“七魔撒网”这一招之后，是否还具有再战的胆量。

那一脸层叠的皱折像堆成了一团，阴晦的老脸越加增添了几分乌紫；蔡英上气不接下气的喘着，若见鬼一样瞪视任霜白：

“奶奶的……他奶奶的……这是什么路数？哪，哪一道的邪门？出刀……出刀有这样出法的？简直是邪术嘛！”

一直在旁掠阵的“通天臂”徐昇，这时才暗里吁一口长气，神色极端凝重的道：

“老蔡，你还好吧？”

蔡英手抚胸口，仍在喘着：

“还好，我还好，老徐，然则先时实在是险，若非我尚机伶，闪躲得快，此际怕已躺下啦！”

徐昇目视任霜白，沉声道：

“一见这个人，我就发觉他煞气内蕴，酷毒隐于无形，是个深藏不露的角色，如今果然证实我的看法不错，只不知他是个什么来路？”

蔡英恨声道：

“不会是什么正路的货，娘的，邪门！”

任霜白慢吞吞的道：

“我没有什么来路，一非名门大派出身，二非正道正途学艺，不过凑合四方杂技，练一点自保防身的把式罢了，各位可别抬举了我。”

蔡英愤愤的道：

“姓任的，你用不着自鸣得意，不管你是哪道哪行，也不论你的来头大小，我们都不会轻饶过你，这边厢离着结果还早得很哩！”

任霜白语调暗讽：

“蔡英，你还有勇气再战么？”

像被人在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，蔡英蓦地跳将起来，暴声吼叫：

“狗眼看人的东西，你以为我被你唬住了，吃定了？娘的皮，到如今你尚未伤到老子一根汗毛，凭什么认定老子含糊了你？！”

任霜白道：

“那么，何不继续？可是我有言在先，接下去的这一场，我不会中途停止，蔡英，也就是说，你逃过我那一招之后，必须面对连续而来的其他招术，你想仔细，那将是异常艰苦的局面。”

蔡英双目透红，嘶哑的大喊：

“老子情愿赔上这条性命，也不受你的诈唬，那就是一把破刀而已，莫不成还能变做捆仙索、金箍扎？你堪堪亦是个活人罢了，比不得金刚罗汉，姓任的，我不信你有三头六臂兼俱法力无边！”

任霜白笑笑，道：

“不错，我未俱三头六臂，更缺欠无边法力，但我却自信能够制服于你，蔡英，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，老实说，你恐怕不是我的对手。”

蔡英怒极反笑，笑声若同泉啼：

“好，好，我让你吹，让你夸，我倒要试试，谁制服得了谁，谁又不是谁的手！”

就在蔡英情绪激动，堪堪待要爆发的当口，徐昇急步上前将蔡英拦住：

“老蔡，沉住气，且莫浮躁，人家用的乃是最起码的激将之法，难道你会看不出来？他希望的便是你在这种盛怒的情形下上阵，藉子之愤，加以击杀！”

蔡英大吼：

“姓任的做梦，我才不会上他的当！”

徐昇颌首道：

“那就要控制自己的心情，勿使影响到正常的判断；老蔡，你是老干家了，当知其中轻重利害。”

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蔡英仍然忍不住咬牙切齿：

“我决不放过这个混帐匹夫，只待我稍一平歇，即拧他项上人头！”

拍拍蔡英肩膀，徐昇道：

“下一场我来吧，如果我也挡不住，你再上。”

蔡英犹豫片刻，极勉强的点了点头，他晓得徐昇的功力较他深厚精湛，由徐昇披挂应战，效果或者比他临阵要强上若干。